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1.012

布洛赫“尚未”视域中的“现实”概念 及其文学表达

张晓萌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布洛赫从“尚未”范畴出发, 构建了朝向乌托邦的开放的体系。“尚未意识”和“尚未存在”扩展了“现实”的边界, 由此, 过去没有或没能发生的, 现在处于动态过程之中的, 将来必然或者有可能发生的, 都因寓居其中的可能性而成为现实的一部分; 现实不再只是既有之物, 其还将客观可能延长线上部分囊括其中。基于“尚未”视域下的“现实”概念, 布洛赫为表现主义辩护; 同时, 以歌德的《浮士德》为例, 布洛赫赋予浮士德终极一生的探索之旅以超越性特征, 并认为他是“乌托邦人类的典范”。

关键词: 布洛赫; “尚未”; “现实”; 乌托邦; 表现主义

中图分类号: B1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1-0094-07

引用格式: 张晓萌. 布洛赫“尚未”视域中的“现实”概念及其文学表达[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1): 94-100.

On the Concept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of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loch’s “Not-Yet”

ZHANG Xiaom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ategory of “Not-Yet”, Bloch constructed an open system towards utopia. “Not-yet-conscious” and “not-yet-being” extend the boundary of “reality”, hence what did not or could not happen in the past, what is in a dynamic process at present, and what inevitably or possibly happen in the future, become a part of reality be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living in it. Reality is no longer just what already exists, but also includes the extension of the objective possible part of i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t-Yet”, Bloch defended Expressionism, and by taking Goethe’s Faust as an example, he gave Faust’s exploration along his whole life the character of transcendence and treated him as “the paragon of utopian human”.

Keywords: Bloch; “Not-yet”; “Reality”; Utopia; Expressionism

收稿日期: 2022-07-08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项目“恩斯特·布洛赫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关联性研究”(19B371); 湖南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化研究院青年培育项目“恩斯特·布洛赫与美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2020QNP08)

作者简介: 张晓萌(1990—), 女, 山东泰安人, 湖南师范大学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

现实概念的边界是文学反映论中的重要问题，文学作品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再现现实，反映了何种现实，对文学的品格来说至关重要。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布洛赫的思想百科全书式地囊括了各种知识资源和现代性的基本母题，构成了一个多元且开放的体系。他以其朝向未来的、开放的理论姿态为现实概念注入了新的内容。基于“尚未存在的存在论”，现实的范围扩展了，它不仅包含当下现存的实在，还包括过去未能实现的可能与即将显形的未来。虽然与空想和幻想一样抽象，但“尚未”视域中的现实并非主观的心理事实，其承载着客观知识和正在发酵中的乌托邦要素。通过分析布洛赫“现实”概念，我们更能理解他在表现主义论争中捍卫现代派文学的立场——表现主义艺术使人类进步成为可能并走向实现，承载着新世界的希望。

一、布洛赫与“尚未存在的存在论”

在1964年与尤尔根·吕勒（Jürgen Rühle）的谈话中，布洛赫这样回答关于哲学基本概念的问题：“那些非常近的、即刻在我眼前矗立的东西，我并不能真切地看到。必须要有距离……历史的过程及世界的过程，就像能使瞬间性中X沸腾的因素以及趋向之物和潜在之物显现的实验。”^[1]作为以“尚未”“希望”和“乌托邦”为思想核心概念的哲学家，布洛赫将世界视为实验与过程，视野始终朝向此在中“尚未”到来的未来。正如葛兰西所言，如果说社会主义是“哲学、神秘主义和道德”的“生活的总体视野”，那么没有哪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像布洛赫一样坚决并创造性地、大胆地扩展了这个边界^[2]。布洛赫哲学的核心主题为乌托邦理论及历史、尚未存在的存在论、先现/前显现（Vor-Schein）美学、历史的末世论哲学、自然过程哲学、左翼美学与政治学等。其前期文本呈现出神秘的末世论色彩，形而上意味较浓；之后，他将立场转至马克思主义，用唯物主义方法研究文化现象，但并没有失却形而上的关怀。后期，他转向人类学和自然哲学，并以松散的、弥漫的形式唤起朝向总体性的冲动^[3]。

纵观布洛赫的哲学，一切都从“尚未”发端，由此，布洛赫勾勒出一个“开放的体系”。早在1907年《论“尚未”范畴》（Über die Kategorie

Noch-Nicht）的手稿中，布洛赫就展开了对“尚未”的思考，然而，直到在美国流亡期间，他才在《希望的原理》中对此进行了较为严谨而系统的解释。概括来说，从时间结构上看，“尚未”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指那些过去未能显现达致存在之物，二是当下没有清晰呈现之物，三是将来可能发生之物。从物质与意识的角度来看，“尚未”一方面包括还没有为意识所捕捉的东西，以及尚未存在之物。卡夫卡的恐惧、海德格尔的谋划、胡塞尔的意向性甚至普鲁斯特的回忆，都可从未来时间性上理解为尚未存在^[4]。另一方面，“尚未”还包含着那些从事实角度看还没有形成的东西。赫德森认为，布洛赫“尚未存在的存在论”基于三条论断：其一，世界是“尚未”的，正是“尚未”使之保持着期待的状态，缺失之物尚在过程的“趋势-潜势”（tendency-latency）中等待着它的起源。这个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难题既关乎存在，又关乎认知。其二，即将到来的世界充满着“尚未”的现实。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还不是实存的可能性，因为实现这种可能的条件尚未达到，也许永远无法达到。其三，完满或至善是“尚未”的，但在过程之中发展^{[5]89-90}。关于尚未的第三个侧面，布洛赫分析了德语中Sein和das Seiende的区别，其可以看作是他对海德格尔的回应。他认为，在本体论意义上两个词无甚区别，但在完满（fullness）这个意义上两者有所区别。Sein包含各种圆满之物，而das Seiende则指现实存在的、尚未完满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Being(Sein)被遗忘而被混淆为the being of beings(das Seinende)，而布洛赫认为Sein并不是被遗忘或丢失，与之相反，它是尚未形成的、在过程中包含可能性的存在。

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世界是从一开始就设定好的存在。真理存在于已经发生的事实之中的传统认识，正是阻碍“尚未意识”生成的原因。在布洛赫看来，传统哲学在本质上封锁了未来和真正的新的东西，因此，他试图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以此来打破这种形而上学传统。布洛赫从弗洛伊德对“人的基本冲动”这个命题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尚未”的研究。弗洛伊德通过区分“意识”与“无意识”，肯定了无意识的作用。布洛赫认为，弗洛伊德所谓的“无意识”实际上是一种“不再意识”，是面向过去、拒绝现实的内在性替代手段。

由此,他提出“尚未意识”,即指向未来与黎明、区别于过去与晚暮的意识。通过对两种复归方式的差异给予特别的关注,在不否认过去的前提下摒弃以往诸多研究的“退行”思路,他试图将人们的眼光从“向后的朦胧”引向“向前的黎明”^{[6]12}。不同于弗洛伊德和荣格面向过去的退行性思路,布洛赫认为,在意识的前线边缘,存在着与白日梦相关的新东西。他盛赞文艺复兴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出发、期待和有意识的预感,构成了“尚未意识”和尚未抵达的未来的内容,它意味着“新生活开始了”(Incipit vita nova)。

在“尚未”视域下,通往反思的入口始于不可见的事物本身,这是一个萨特式的措辞:反思前的我思(pre-reflective cogito)是存在本身的本体论类型。人类总是面临着为那些被反思之物引入距离的挑战,因此,他/她很少能成其自身,他们在本质上是入迷的。他/她是正在存在的曾在,然而他/她不能在当下这个瞬间把握到它。如果要去理解,他/她必须再一次重新开始这种反思。而这正是存在真正的意义:从某物中出来,即萨特意义上的“从初始框架中突破出来”,然而它并不是为问题中的人所确定,而是由他/她的社会边界条件所决定。

这样一个通往反思的入口对布洛赫来说也是必要的,在当下的瞬间黑暗中,“尚未”显现出来,同时,可能性范畴开始起作用了。这个论点在布洛赫著作中随处可见,事实上,它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希望哲学的基石。在《乌托邦精神》中他提出,“我们生活,但我们并没有经验/拥有我们自身,然而那些尚未被意识到的,不会成为不能意识到的东西。”“尚未意识之物的乌托邦空间”的出现严格意义上意味着对生活瞬间及其黑暗和潜势的阐明,这个潜势将一切都包含进最高的惊讶之中^[7]。这个观点指向个人经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被再度阐释为一种反思性的转化,其决定着历史的过程与世界的过程。布洛赫从范畴上阐释了这个关于差异和扬弃的辩证过程。作为基础的黑暗同时也是否定的基础,这里的否定是指那些被否定但尚未完全否定之物(布洛赫称之为“否”之本身),它永久地存在于既存之物以内,尤其在已有之物和后来之物之中。

海德格尔认为,在“此在”中,“在”是最优

先的,它持有着核心性质:存在性,但同时,非存在也是一种存在。我们可以将存在的特性同时地与存在和非存在两者相关联。非存在不能为经验主义术语所掌握,因为它并不归于已存在之物。因此,这个“非/否”规定了存在的类型,它可以是“不再”或者“尚未”。需要注意的是,“尚未”暗示着那些没有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出现,而“不再”则是指那些已经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两种类型的存在,在这里都被遗漏了:其一,有时候并不是所有可能之物都必然会实现,它们会永远保持可能但未被现实化的状态。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尚未”,而仅仅是“未”。其二,我们必须在此与无(Nothingness)之间有所区分。“无”指的是那些从此在角度看起来不可能之物,然而,它并不必然永远不可能,因为有一种转化可以在不可能之中产生可能性。又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可能以一种可能的可能性出现——在形式上看,其类似于否定之否定,正是事物本身。换言之,世俗的出现不过是将否定运用到事实之上的自我循环的持续。直到1600年,这个问题在存在论中才被涉及。最终,海德格尔沿着斯宾诺莎和谢林思想的存在主义路径,在他所谓的“基础本体论”中对类似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阐述了其基本观点:“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不‘是’一种存在者。”^[8]遗憾的是,这个存在太普遍了,以至于它不能以实际的术语予以界定,这或许是在证明它的过程中解释学循环缺席的原因。海德格尔强调,存在的问题对人类现实来说是一个“本体的”问题,因此,并无必要去追求存在本体论框架上的理论清晰度。

在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别:萨特使用“此在”的概念,并称之为“人类现实”,而布洛赫并没有像海德格尔一样对范畴性的存在与生存状态上的此在进行区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完全延续了唯物主义路线。因为意识概念,不管其有何种内涵,在这里总是呈现为一种特殊情况的自然。然而,萨特忽略了自然的本质——同海德格尔一样,他认为自然不会作用,最多只是作为人类现实而被“注意”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洛赫对萨特来说,就像谢林对费希特一样,其后一种存在至少部分地与海德格尔的路

径一致。

综上所述，布洛赫从不可见的当下出发，借助“尚未”概念明确地将未来维度纳入到理性思考的领域，从而突破了静态的、实证主义的思维定式。基于此，布洛赫既反对一味追求彼岸幻影的虚构的现实观，也反对只注重既定现实、抹杀世界过程与变化的实证主义现实概念。

二、“现实”中的乌托邦要素：可能性及其实现

布洛赫认为，“现实最重要的因素”是“尚未存在的可能性”^{[9]117}。他对“现实”概念最大的改造，即将可能性范畴引入其中。由此，现实变成了为辩证唯物主义所中介过的过程现实，现实主义不仅包含了对已经存在之物的刻画与描摹，还包含了对变化着的、即将到来的现实的预先描绘。换言之，文学艺术中现实的“显现”（Schein）变成了“预显/先现”（Vor-Schein）。世界作为实验室，成为乌托邦要素显现以及实现的场所。艺术作品的现实性既不表现为对过程因素的物化反映或抽象的直接性，也不表现在图像与反映的类似性上，而呈现为从尘埃和瓦解中预先推定地照明某种尚未存在的现实性。

在《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对可能性范畴进行了考察，将其分为四个层次：形式可能性、实际-客观可能性、类实际-按客观可能性与客观-现实可能性^{[6]267}。其中，他对客观可能性（objectiv Möglichen）与现实可能性（Real-Möglichen）作了重要的区分。他认为，客观可能性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可能性，其出于对自身现存条件的部分认识，而现实可能性是在客观本身领域里尚未完全聚集的那些条件，它具有未完结的生成能力和尚未结束的特性。“现实的可能性符合于精确的预先推定，符合于作为客观的、现实的关系的具体的乌托邦。”^{[6]241}“只有这个过程现实才能指向乌托邦之梦，而摆脱了这一现实的物化的、绝对的类似事实性只会沦为单纯的幻象。”^{[6]230}

“尚未存在的存在论”是布洛赫哲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希望是布洛赫哲学的生成结构，是人性的本质，是人类生存生产性的、充满活力的原则，同时也是通往乌托邦的途径；而乌托邦，作为“至善”，是一项在主体与世界之间建立联系的未完

的进程。“尚未”开启了“现实”的新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现实根植于作为过程的世界之中，始于“当下经历的瞬间黑暗”。世界是敞开的、未完成的，这也意味着现实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当下瞬间的黑暗是布洛赫早期乌托邦思考的出发点。在这样的体验下，过程的尚未性连同趋势-潜势一起，促使人在惊讶中与自我相遇，完成主客体的同一，进而达成真正的自我意识。黑暗为各种指向提供可能，作为一种当下的“非有”，它一方面指代某物的实际匮乏，另一方面又表达对获得与实现的想望。人生活在尚未明确的巨大空间里，在本质上缺乏合适的自我经验。与动物相比，人似乎更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但此在仍然虚无。尽管如此，在人的意识边缘，在梦的前线酝酿着更多的黎明存在。梦以及创作，内在的指向乌托邦的能力，赋予人独特的乌托邦特性，在面向未来的自我意识中，在不为任何业已形成的东西所否决的意志中，主体借以站立。

其次，现实朝向尚未抵达的乌托邦。布洛赫认为，真正的乌托邦是“代表新事物的方法论的构件，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客观集合体”^{[6]178}。乌托邦一词的意义被拓宽了，而不仅仅只被理解为某种抽象的游戏形式，它拥有着“朝向世界，超过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6]13}。比起谋划和蓝图，布洛赫更多地将“乌托邦”这个范畴理解为一种精神。乌托邦精神并不是存在且停留于内在世界，它有一定的实践性，其朝向外在，激励人们成为世界的原则。在布洛赫那里，乌托邦与现实性是辩证统一的，乌托邦的最终目的就是关注现实性的关注。通过它，人们不但可以认识到当下现实中的趋势-潜势及运动方向，而且可以触及隐匿于其中的真理与价值。

再次，现实的主体是“希望”的人，是充满可能性的人。作为一个本体论范畴，“尚未”展现的是人类生存的本质结构，而尚未意识以各种希望的具体形式在主体中予以表达。布洛赫所谓的“希望”，既不同于基督教所表现的对耶稣的信仰体验，又不同于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诸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霍克海默等着重追求现实的认知价值，致力于理性的、审视的体系之构建。在布洛赫看来，“希望”乃

是宇宙发展和人类社会前进的内在动力,正是这样一种意识特性将人、自然、社会统筹成一个总体,奔向尚未意识、尚未到来的真正的家乡。赫德森将布洛赫的“希望”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前者侧重于心理趋向,而后者则注重以期望的形式达成目的。当致力于对“真实可能性”的发掘与实现时,希望便成了科学的、有规律可循的客观知识。从主观希望走向客观希望是一个过程,即现时可能性经过充实而达到真实可能性的过程^{[5]105}。“希望的存在方式不是现存的或暂存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在一切实现中都留下希望的存在方式及其内容。然而,当希望不在抽象之中,而在超越自身的具体的延长线时,希望绝不在现实的客观可能性之外。……恰恰在此,意向性内容与成就的东西潜在地达成完全一致。这就是说,在此达到同一的东西与非同一的东西的同一。在此,非同一的东西可理解为对实现保持距离的意向以及希望的特性。”^{[6]216-217}当希望摆脱了臆想和逃避的主观色彩而与客观真实的可能性结合时,“尚未”的世界才得以真正展现。在希望中,人成为人之为,而世界成为世界之为人的家乡^{[6]412}。

马克思认为:“未来是从现实中推演出来的切实可行的可能性。”^[10]布洛赫发展了这个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实现这种未来的路径。他认为,直到马克思出现,才打破了一种停留在“被动观看和静态解释”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对生成和上升持最佳态度,并且在创造性广度中认识全部过去”^{[6]10}。在布洛赫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味着:现实加上内在于其中的未来。”^{[9]117}马克思主义丝毫没有从内在生活的自由中将世界分离出去,没有像萨特一样假设内在生活是孤立的,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试图在世界与内在生活之间创造一种新的相互作用,以克服异化和物化。“具体的乌托邦位于一切现实的视域中;现实的可能性直至最后还环抱着开放的、辩证的趋势和潜势。”^{[6]267}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现实空前地连贯了,但只是以中介了的中断的形式”^{[6]267},而现实的过程,仍然是开放的、客观的、碎片化的。世界是一个辩证地中介过的过程,因此是辩证地敞开着。现实主义同样如此,它以一种未经加工的、延伸的方式进行创造,一次次诗意地揭示其自身,在其中,仍有数不尽

的未利用的梦想和未清偿的历史内容。

概言之,开启了“尚未”维度的“现实”是一种充满可能性的过程现实,它源自黑暗的、不可知的起点,朝向永不可抵达的乌托邦终极。这条路径赋予“现实”概念以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从而为“未来”与“乌托邦要素”的寓居提供了合理的空间。

三、开放的“现实”:为表现主义辩护

基于布洛赫对现实概念的引申与重构,20世纪30年代就现代艺术问题所展开的国际性论战——表现主义论争中布洛赫的立场与观点就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布洛赫推崇表现主义艺术,他认为表现主义代表了20世纪初青年的反叛精神,是新世界的希望萌芽。“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的最佳场所乃是青春、正处于变化中的时代以及创造性的创作。”^{[6]123}“表现主义发现了一种健康的民众性,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迄今所知的表现,大大扩大了人之中的世界和世界之中的人。”^{[11]948}

作为现代文艺思潮之一,表现主义论争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就悲剧问题进行讨论的“济金根论争”之后德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界又一次广泛而深刻的论争。表现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全面涉及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以及典型等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这次论战由怎样评价表现主义文艺潮流、怎样评价布莱希特为开端,随着布洛赫、本雅明和阿多诺等人的积极参与和介入,迅速上升到对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讨论上来。布洛赫积极参与了这次争鸣,不仅发表《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艺术的继承》等文章,而且身体力行,捍卫表现主义艺术。《乌托邦精神》一书的行文带有明显的表现主义风格,被誉为“20世纪表现主义的杰作”。

卢卡奇与布洛赫关于表现主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表现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即前者是否为后者提供依据;表现主义是否失却人民性;对待表现主义先锋性/破坏性的态度;等等。卢卡奇于1934年发表《表现主义的兴衰》,批判表现主义内在的非理性倾向,认为其是德国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颓废产物。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关系都能够组成一个整体。基于此,卢卡奇认为现实也是一个整体,而作为艺术的现实

主义为此提供了总体性的反映方式。依据这个总体性概念，他认为表现主义所显示的艺术趋向仅仅是对现实部分的反映，而不能洞察其实质。布洛赫在《关于表现主义的讨论》中对卢卡奇的立场予以反驳，认为其观点是一种非辩证、机械的观点。布洛赫从两个方面为表现主义辩护：首先，在基本精神上，表现主义与他所倡导的乌托邦精神有共通之处，他充分理解表现主义作为先锋所蕴含的革命的、积极的力量。他反对卢卡奇把表现主义运动归为“小市民意识形态的艺术表达方式”，而是将它视为上层建筑的“先锋之流”。其次，关于表现主义所反映的现实，布洛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卢卡奇对表现主义运动缺乏真正的理解，其总体性概念值得怀疑。在他看来，现实作为指向未来的片断是敞开的；总体性不可能在既定的现实中有所展现，而是潜在于尚未之中。

论战双方皆以异化为焦点。卢卡奇试图从理性的角度，而布洛赫和阿多诺等人则试图从一些相对非理性的层面，比如感觉、体验和记忆等去把握现代生活的片断性特征。卢卡奇认为，文学与艺术作品必须高于生活，由此，人的潜能才能在艺术这个理想地得以充分地展开与实现，而现实主义必须以现实的本来面貌把握现实；而布洛赫则以现代意识观照艺术，指出现实主义旨在揭示现实的一切内在关系，而现实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抵达。在黑格尔和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之间，布洛赫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他试图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性和神秘性来修正卢卡奇总体性的片面性，同时他又试图通过乌托邦的开放性来改造黑格尔总体性概念的封闭性。布洛赫认为，黑格尔将现实看作主客体统一的过程。传统观点把主体和客体二元分离，不仅把客观现实看作是独立于人的存在，而且否认主观现实的客观地位。布洛赫对这种传统观点表示质疑，他认为应该以辩证的主体客体关系引进一种真正的“客观性”，“因为真正的客观性在人类之前就存在着、运动着，而人类历史恰恰在这种过程中展开。”^[12]“艺术恰恰借助于具有这种性质的想象力而成为认识，即借助于恰当的个别图像和富于特征的、类型的全体图景而成为认识。艺术跟踪现象中‘重要的东西’，并予以详尽的阐述。所谓‘重要的东西’

就是类似普遍的特殊物，这是关于辩证开放关系的当时事例，是关于总体性的当时富于特征的类型形象。在这个本真的总体性中，同样存在包含所有时代瞬间本身的时代全体，并且这一时代全体重新被把握为一个瞬间。但是，不是在某种业已形成的现实中，而是仅仅在视域中，这种本真的总体性才表现出广泛中介了的伟大作品。”^{[6]266}

由此看来，布洛赫与卢卡奇对于表现主义的评价存在分歧是因为在总体性与开放的总体性原则下，二人对现实主义有不同的解释。由于“先现”是对本质的世界图像的抽象中介，借由此，关于艺术自身时代的全体性以及位于过程之中的乌托邦的全体性的现象之关系得以充分展现。布洛赫认为，呈现着“先现”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同于自然主义，后者“仅仅满足于确定实际存在的东西，而从未深入研究本质上发生什么、推进什么”^{[6]266}。显然，布洛赫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比卢卡奇更为宽泛灵活，他将可能性范畴引入到现代社会的现实概念中。如果说卢卡奇关注的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论，那么布洛赫则更倾向于关注创作意志和接受意志。在他看来，艺术作品的表面现象不如创作者和接受者的思想感情重要。

在表现主义论争中，布洛赫对现代派的捍卫建立在开放的“现实”概念之上。在他看来，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与方法已无法传达和描绘现代社会的现实，而开放的、朝向乌托邦的“现实”在远方可视的地平线上，等待新世界的到来。

“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想变成浮士德。”^{[9]115}《浮士德》是布洛赫哲学思想的文学中介。在《希望的原理》第五部分，布洛赫列举了一系列“超越人类界限的虚构形象”。其中，他认为“浮士德胸怀彻底地体验世界的乌托邦，但他恰恰走在充满瞬间的半路上”；可以说，浮士德是“乌托邦人类的典范”^{[11]1188}。借助浮士德始于黑暗瞬间的旅行，布洛赫较为完整地勾勒出其乌托邦美学的逻辑线索。在这里，哲学与文学之间有着共同的知识兴趣背景，乌托邦国度充斥着“狂飙突进”的文学概念。在歌德《浮士德》的“出游”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世界过程”中，这一概念获得了启程要素和远方目标。布洛赫认为“浮士德形象源自艺术作品的多样性，在此他的辩证旅行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并驾齐驱”^{[11]1188-1201}。

浮士德身上体现了乌托邦人类的显著特征。在与魔鬼靡菲斯特的对弈中,他的乌托邦意识与内在驱力展现无遗。不懈地探索自我与世界的愿望与冲动激励他永远走在追求的路上。自我意识摆脱束缚而获得自由,其自身焕发的乌托邦力量使得自我不断超越、不断向上。“如果我对某个瞬间说: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那么你就可以把我铐起来,我心甘情愿走向毁灭!”^[13]这个瞬间就是浮士德终极一生的追求,他预感到这一刻,却没能到达这一刻。也正因此,因他一生向着无垠的未来开放着,他永不满足、追求不止。对未来的预先感知唤醒了浮士德的乌托邦意识,完美瞬间以先现的形式呈现,使得个体借乌托邦之光获得了神秘力量。

浮士德之旅始于“黑暗瞬间”,他的一生是一次独特的实验。他永不满足、永不停滞,“趋势-潜势”驱使他打破眼前的黑暗,而其中起到引导作用的是对世界“新奇”与“惊讶”。只有趋向客观实在的可能性,“即最终想要达到的真实的现在,生活瞬间才能属于我们,我们才能属于生活瞬间。真正的乌托邦意志不是无休无止的欲求,而是想要看到纯粹的当下,由此,自我定位和此时此在的非属有性最终得到了和解、澄明和实现,欢乐而满足的实现”^{[6]360}。完美瞬间作为终点,是对自我存在状态的真正认知和认同,其中,乌托邦得以呈现。在这里,作为先现的艺术能够让人们预感到乌托邦,从而使乌托邦具有现实的维度、现实具有乌托邦的维度。布洛赫从乌托邦的角度赋予浮士德终极一生的探索之旅以超越性特征:浮士德始终处于永不完结的世界进程之中——作为完成与自我相遇的主体通过行动着的预先推定追求着幸福。布洛赫认为:“浮士德的体验是目标内容的实验:一方面,在这一实验中,幸福在旅途中成为现实,渴慕在冲动中得到确认;另一方面,这种实验唤起一种新的谋划,因为愿望图景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匮乏感始终作为推动力存在下去。”^[14]

生活总是在别处,“人恰恰尚未真正的生活”^{[11]356}。在布洛赫的哲学中,尚未的现实性是居于核心理论属性。现实性本身就包含着未来的

部分,并且沿着自身可能性的发展轨迹,向周围一再扩展。世界尚未到来,而在“悬而未决的材料”中,布洛赫积极地寻找孕育着乌托邦要素的现实的“先现”。他从“尚未存在的此在”出发,寻求意义的瞬间生成,同时将内在的乌托邦精神诉诸文学与艺术以及走向外在的朝向乌托邦终极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看,其哲学也是以“希望”来实现对人的超越性建构的体验美学。在“尚未”意识之下探索“现实”的边界,布洛赫的思想切中时代脉搏,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描绘现代性体验提供了启示。

参考文献:

- [1] TRAUB R., WIESER H(Hg.). Gespräche Mit Ernst Bloch[M].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75: 13-27.
- [2] JAY M.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M].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88.
- [3] BOLDYREV I. Ernst Bloch and His Contemporaries. Locating Utopian Messianism[M]. London, NewYork: Bloomsbury, 2014: 76.
- [4] 王峰.布洛赫“希望美学”的内在结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6(2): 70-76.
- [5] HUDSON W.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Ernst Bloch[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2.
- [6]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M].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7] BLOCH E. The Spirit of Utopia[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1.
- [8]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6: 8.
- [9] BLOCH E. Literary Essay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0] 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1: 136.
- [11] BLOCH E. The Principle of Hope(vol.3)[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 [12] 石德金,田启波.在“总体性”与“碎片性”之间:布洛赫哲学的方法论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 2011(1): 33-37.
- [13] 歌德.浮士德[M].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44.
- [14] 金寿铁.真理与现实: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389.

责任编辑:黄声波